

Essays of

E. B. White

E·B·怀特随笔

贾辉丰 译

重游缅湖

Once More to the Lak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ssays of
E . B . W h i t e
E·B·怀特随笔

贾辉丰 译

重 游 缅 湖

O n c e M o r e t o t h e L a k 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游缅甸/(美)怀特(White, E. B.)著;贾辉丰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7.1

(E·B·怀特随笔)

ISBN 978-7-5327-4159-5

I. 重... II. ①怀...②贾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
美国-现代 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8355 号

ESSAYS OF E. B. WHITE by E. B. White

Essays copyright © 1934, 1939, 1941, 1947, 1949, 1954, 1955, 1956, 1957, 1958, 1960, 1961, 1963, 1966, 1971, 1975, 1977
by E. B. White.

"Farmer White's Brown Eggs," © 1971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. (Now titled "Riposte.")

"Farewell, My Lovely!" Copyright 1936, *The New Yorker Magazine*, Inc.

Introduction to *the lives and times of archy and mehitabel* by Don Marquis. Copyright © 1950 by Doubleday & Company,
Inc.

ESSAYS OF E. B. WHITE. Copyright © 1977 by E. B. White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4-412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重游缅甸

E·B·怀特随笔

[美]E·B·怀特 著

贾辉丰 译

责任编辑:冯涛

封面设计:王小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

印张 14.75 插页 3 字数 128,000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2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159-5/I·2323

定价:2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6135113

出版说明

“E·B·怀特随笔”（Essays of E. B. White）原是作者一九七七年亲自编定的随笔集，同年由 Harper and Row, Publishers, Inc. 出版精装本，中文版据 1999 年出版的 First Harper Colophon edition 译出。因篇幅较大，遂一分为二，分别以两篇著名随笔的篇名作书名，名之曰《这就是纽约》和《重游缅甸》，“E·B·怀特随笔”用作副书名。作者的“前言”、“鸣谢”放在《这就是纽约》篇首，哈尔·黑格的“E·B·怀特其人”与贾辉丰的“译后记”则置于《重游缅甸》篇末。特此说明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目 录

佛罗里达

- 佛罗里达珊瑚岛 3
时光之环 10
我们心中珍爱什么? 21

回忆

-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29
别了, 我的至爱! 37
非凡岁月 46
重游缅湖 90

消遣与癖好

- 大海与海风 101

铁路 106

书、人与写作

圣尼古拉斯协会 129

夜之细声 144

闲话幽默 157

唐·马奎斯 168

威尔·斯特伦克 177

福布什的朋友们 187

E·B·怀特其人 211

译后记 227

佛罗里达

佛罗里达珊瑚岛

1941年2月

我在佛罗里达一处珊瑚岛的海滩别墅写下这些文字。外面，风雨敲打着汽车。西来的暴风雨掀动翻滚的大浪扑向海岸，惊涛阵阵，持续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间歇的拍打声。商会出于好心，对此喧嚣视而不见，埋头起草下星期在展馆的时装展公告。报纸上说，明天天气好些。

别墅的墙壁是用企口板横向拼成，漆成绿色。地上铺草席。草席下有一层细沙，是进门时趟入，又渗到草席下。我本想揭开草席，把沙子撮成一堆儿，倒出门外，终于还是作罢了。显然，珊瑚岛上一向是这般情形，我没有理由横加干涉。屋子角落的一处小小的木制基座上，摆一台煤气取暖器，靠屋子附设的储罐供应煤气。这台设备可将空气中的氧转化为热，迅速提高室内温度。点不点取暖器，全看你是想在通风良好的屋子里冻僵，还是想在温暖中窒息。操作几回，就能找到巧妙的平衡——留下足够的氧气维持生命，又能产生足够的热，免得冻死。

西面的墙上，挂了一张印第安壁毯，壁毯的一侧，别了一枚圆徽章，上面的文字说明了它的来历：卓普俱乐部青少年培训课程。北面的墙上是有凹斑的柏木壁柜。最上一层，摆放了三只大松果，两只涂成翠绿色，另一只涂成砖红色。还有一个罗马双轮战车形状的镀金烛台。下面一层搁板上有一些贝壳，有人下了很大力气，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飞鸟。最底下一层，站着一只小不点儿玩具牧羊犬，用野兔皮制成，舌头用红法兰绒。

我坐的地方再往前，是厨房，有煤气炉，还有一台年头很老的小电冰箱。冰格留下深深的刮痕，想必是人们为了撬它下来，使用了起子、刀子、改锥，连带上气急败坏。冰箱突然启动时，声震屋瓦，各处的灯光瞬间都黯淡下来，随即重放光明。冰箱里放牛奶、黄油和鸡蛋，供明天早餐之用。明天早上，还有牛奶送来，我再留给次日早餐，如此一来，我每天喝的都是头一天的牛奶，从来享用不到完全新鲜的牛奶。假如我索性扔掉整整一瓶牛奶，本可以避免这种局面，但当今世界上，没人能如此大胆。扔牛奶是一宗罪，我们都很清楚。

厨房和卫生间水龙头流出的水含硫，不适合饮用。它在下水道周围留下深棕色的污渍。蘸水往脸上抹剃须膏时，感觉就像用细砂纸打磨下颚。水质太硬，含硫量又高，一般的肥皂都不管用，刷洗早餐的碗盏时，非得用德夫特牌强力洗涤剂。

房舍的门廊处，有两个细颈玻璃瓶，分别立在各自的架子上，里面装了泉水，供饮用、煮咖啡、刷牙。水瓶和架子的押金是两美元，每瓶水五十美分。两家相互竞争的公司为社区送水。我不巧与这两家都有瓜葛。每两三天，这家或那家公司的人就会光顾，盘桓一会儿，嘀嘀咕咕地抱怨门前对手公司的水瓶。我曾试图退掉一家公司，保留另一家，而这得有点说一不二的本事，我偏偏没有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一个人喝光十加仑水，需要多长时间。我本以为，用现在的一半时间就足够了。

今天上午，我从报纸上读到，一位老黑人，一百零一岁，自夸他一生喝下过多少威士忌。他说，他曾在酿酒厂工作，每天，他们给他一加仑威士忌带回家，上班的这几天一切都都很妥帖，但到了周末，他说，他就得自己买上一加仑酒，帮他飘悠到星期一。

厨房的碗柜里，有一袋橙子，早上用来榨橙汁。每只橙子上都贴了“添加色素”的标签。给橙子染色，使之呈橙色，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无耻的举动。这简直可以说得上骇人听闻，这番举动，显然是在暗示大自然不知道它该做些什么。我觉得，染成橙色的橙子，同涂成绿色的松果一样让人反感。我认为这是我见到的最丑陋的事情，似乎很难相信，这块地方，或许吧，在果树林子十英里范围之内，我买不到没有给人染色的橙子。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这样想，欺诈已

经成了一种国家美德，在许多圈子里为人津津乐道。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，我从晨报中得知，已有一百三十六车橙子装车启运。如今，可能有数百万儿童不清楚天然橙子为何物——只知道人工染色的橙子。倘若他们看见一只天然橙子，只怕会觉得怪异。

镇子里有两家电影院，靠一座桥与珊瑚岛联通。其中一家影院，允许有色人种坐在楼厅。另一家影院，根本不允许有色人种进入。某日，我看过一个宣扬爱国主义的新闻片，最后是美国国旗在微风中飘动的画面，还有一行字：不可分割的国家，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。观众掌声四起，但我判定，在这个禁止黑人进入的影院里，不能为(人人享有的)自由与正义鼓掌。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人心目中人人享有的自由与正义，不过是为他本人和他的朋友所设。我坐在那里，悬想如果跳起身来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们这帮人如此喜欢自由和正义，为什么不许黑人进入影院？”那会有什么后果。我敢保证，每个人都会大惊失色，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，但始终没去做。假使真的做了，我想影院经理会抓住我的胳膊，轰我出去，理由是影片播映时分，宣讲自由妨碍了安宁。人在南方，必须得照南方人的规矩办事，但我虽然愿意管我太太叫“小鬼头”，却不愿意管黑人叫“黑鬼”。

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，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，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。黑人差别待遇

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，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。对一个问题，答案是切合实际的，还是理想主义的，要看人们回答时，说的是一年，十年，抑或是一百年。换言之，完全可以想象，即使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，一百年后，黑人也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。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观赏海蒂·拉玛尔¹。

想到南方在颜色问题上，态度如此前后不一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：有色的黑人不得进入影院，“添加色素”的橙子则大受欢迎。本州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举行游乐会，缅怀以往，鼓吹未来，我在自己的脑海中，设计了一辆彩车，希望将它驶入游行队伍中。车上一位曼妙的黑人女子，与其他人浴的美人同行，身上印了那神气的字眼儿：添加色素。

隔壁的房子里，住了位太太，是个狂热的孤立主义者，她不断跑出跑进，手里拿了小册子、书籍和作了记号的报纸，试图说服我相信，美国应当只管自己的事情。她除过思想，还带来了沙子，我得跟在她身后，每天打扫两三次。

今年，佛罗里达抱怨生意不像平常那样好做了。他们告诉你，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。北方的工业巨子忙得没时间晒太阳，甚至顾不上坐在亚热带的别墅里

¹ 海蒂·拉玛尔(1913—2000)，奥地利人，原名海德维希·爱娃·玛利亚·基斯勒，十九岁出演《销魂》一片，名声大噪。后前往美国，与米高梅影业公司签约，更名为海蒂·拉玛尔。

看看雨景。迈阿密额外拨出数以千计的美元做广告，指望引诱行政官员撇开国防计划，享受一番黄金时刻。

虽然我不是考古学家，但我喜欢佛罗里达，喜欢它那些未曾完工的城镇的遗迹，一如喜欢它海滩上明媚的小屋。我喜欢顶了正午灼热的阳光，漫步在死寂的人行道上，人行道通往生机盎然的丛林，甘蓝棕榈在半途而废的街道上投下刺状阴影，藤蔓错杂，纠缠路边古旧的砌石，像在狂热地拥抱，反舌鸟沉浸在旧日不动产鼎盛时期的辉煌中，鸣啭不停。复归自然的林荫道最动人心魄，它散发一股奇特的气息，预示着什么，等待未来的世纪，那时，鸟儿，还有蜘蛛和疾行的小蜥蜴，都会恢复记忆，而如今，它们正在一度寄托了人们梦幻的平坦、坚硬的大地上烘烤自己。沿着这些笔直的步道，生长中的森林渐渐杂乱，不再对称——和悦而又随意的大自然将成排树木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，路面上初生的表土滋养生命，路面的裂隙给草茎盘踞，引种的藤本植物荒芜了，明艳的花朵恣意开放，头顶，红头美洲鹯平展双翅，在晴朗的天空中飘摇，等待木槿、丝兰、千手兰和棕榈丛中哺乳动物的死亡时刻。我记得那些热闹的日子和彩虹尽头的迷离梦想，钉了挂图的办公室；挂图上的标示；乐队演奏悠扬的乐曲，抚慰漂泊者面对郊区住房的神话时不免恍惚的灵魂；彩虹起点的免费汽车服务；树荫下小桌上供应的午餐；吹人欲醉的熏风；合同上签字的虚线；签名；预感带来

的惶恐，以及佛罗里达苍天上飞翔的美洲鹭。

我喜欢这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城镇，它们始于贪婪，经过一番仓促规划，到底没能兴建起来，给人去糟蹋，这些还残留希望的城镇，没有给染上霓虹灯和种种污秽。我也喜欢建筑群落之外的海滩，那里还是野性的，天然的，鹈鸟来此落脚，一阵浪涛涌来，连忙退避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时，臀部一翘一翘的乡下妇人在这里拾贝，还有时，老兵会来掘斧蛤，给他留在露营拖车营地的饥饿的老伴享用。

大海的涛声最能消泯时间的概念。你闭上眼睛，倾听海的声音，多少个世纪一涌而过，大地又绿了——一个方生的青翠时代，海与陆地刚刚接触，彼此相识，不过几十亿年的时间，软体动物刚开始进入浅滩蠕动；现在，人这种懦弱的家伙，躲在遮阳伞下，身上涂了防晒霜，戴上他的偏光墨镜遮挡光线，在温暖的沙滩上铺好浴巾，舒适地摊开长长的棕色躯体，侧耳倾听。

大海能回答所有问题，总是用同一种方式；你若读报纸，报上满是无休无止的讨论、争吵和骚动，还有分歧、重大决定和协议、计划、方案、恫吓和反恫吓，于是，你闭上眼睛，大海送上又一波浪潮，自从有了世界，大海就一浪追着一浪，绵绵不绝，它抚平了一切，又打碎了一切，去而复返，飞溅的浪花中，你能听到它说：“就这么快吗？”

时 光 之 环

1956年3月22日，招潮¹滩

狮子愤怒地爬过通道，回到笼中，我们一小拨人转身离开，进入附近打开的一道门，在朦胧的光线中站了一会儿，观看马戏团一匹棕色高头大马绕环状马戏场腾踏。驯兽师是位女性，约摸四十岁年纪，这二者，马和女人，似乎陷入了下午那种漫无目的，又无可逃避的忙碌。天气很热，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很高兴暂时逃开热辣辣的阳光。女人靠手中长长的缰绳，或皮索，操控她的马沉闷地逆时针奔跑，构成了他们那个圆周的半径，女人就是个旋转的圆心；她自己也移动脚步，划一个小小的圆圈，迁就奔马，给它最大的活动范围。她穿一身短裙装，戴锥型草帽。她的双腿光裸，踏一双高统靴子，深深陷入马戏团的树皮屑地面中，踝关节不停颤抖。马的高大和温驯，训练的单调重复，下午的炎热，所有这些，都产生了催眠的魔力，令人昏昏欲睡；我们作为旁观者，颇有些倦怠——但我们既不期待有点什么噱头，也觉得没理由作此要求。说起来，我们为进入场地，付了一个美

元，不过，几分钟之前，驯兽师的皮鞭缠在一头狮子的脚趾上，我们已经大开眼界。一美元还能要求多少呢？

我听见身后有人低声说，“请让一让。”见到人时，她一条腿刚迈进来——是位十六七岁的姑娘，正礼貌地穿过挡在入口处的人群。等她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见她赤着双脚，邈邈的小脚丫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翘起。从许多方面看，她与你在萨拉索塔县约翰·林林²先生北方马戏团冬季营地可能碰上的二三十个小丫头没什么两样，身材匀称，皮肤给阳光晒成深棕色，邈邈，热切，几乎是赤身裸体。但她的严肃和大方，又显得独特，给我们偶然撞入的这座沉闷的八边形建筑平添一丝韵味。她挤过人群，随即对那女人说了几句话，我想，那女人应是她母亲，然后，她迈入圆环等待，直到绕场的奔马停在她面前。她爱怜地拍打了几下马的粗大脖颈，纵身跃上马背。马立即开始小步慢跑，女人鞭策它，口中喧呼：“嗨！嗨！”

我在这里再现这一舒缓的场景，不过是为一个最古老的群落充当书记员，这个群落中人，曾经在某个时候，甚至不作一点抗拒，等闲就迷上了一位马戏团的骑手。身为作家，或书记员，我始终觉得有义务记录下所有世俗的或非世俗的

¹ 招潮，一种甲壳纲沙蟹科的小蟹，穴居海滩。

² 约翰·林林(1866—1936)，美国马戏大王，与其他四兄弟共同建立世界著名马戏团，一九二五年曾排名为世界富豪之一，在萨拉索塔县建立博物馆，收藏艺术品，使之成为佛罗里达州文化重镇。